

台灣女詩人眼中的「國家」

從許多台灣現代女詩人的作品中，很少歌頌或批判有關國家的事務¹，即可知道父權的國家無論在現實上或思想上對她們而言，有點無足輕重。這種無足輕重並不表示她們不愛國家或者反對國家，她們只是不關心這件事罷了，她們心心念念的仍是人的生、老、病、死和愛慾。要怪父權社會劃分公領域和私領域，將女人的問題統統劃入私領域之故也說得通，因為正義問題的背面即為權力問題，權力其實是國家存在的基礎。既然國家等同於各種父權的勢力範圍，女人又不准與聞國事，那麼，詩壇邊緣女詩人不太介入國家的論述，也極其自然的一件事了。雖然如此，在有限的女詩人有關國家的詩中，女詩人擁抱的是樹木、花草、泥土、母親、河、受難者的形象，很少以父兄、家譜、地圖、主人、戰士的姿態出現，也正可說明，國家在人類歷史上出現時，就是以父權權力系統將女人排斥在外，女人只負擔生育（再生產）的角色，作為養育國家的基石。

在元老女詩人中，胡品清跟蓉子都寫過歌頌國家之詩，胡品清寫過〈莊嚴的海峽〉、蓉子寫過〈您的名字——獻給祖國的詩〉，另外也都以「樹」的形象來寫激勵復興基地——中華民國屹立不搖的精神如「大榕樹」和「只要我們有根」二詩²。這些詩不但不能和她們其他題材的詩在量上相比，也並無耐人咀嚼的詩意，似乎是應景的、習慣地說說而已，很易被讀者忽略。最關心國事，且善用女人事物來比喻台灣被殖民的屈辱感的女詩人當推已過世的陳秀喜。她的〈台灣〉一詩，用的是「搖籃」／形如搖籃的華麗島及「母親」／是母親的另一個／永恆的懷抱，以及「稻草、榕樹、香蕉、玉蘭花、奶香」等溫暖的感覺來支撐起「傲骨的祖先們／正視著我們的腳步」的奮勇向前的精神。這首詩是台灣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時的代表作，被笠社奉為台灣精神的母親。如果這首詩再和陳秀喜另外兩首詩：〈我的筆〉及〈耳環〉互看的話³，會更深一層地體會到女人跟國家的關係是雙重被殖民的關係。在「我的筆」頭兩段如是說：「眉毛是畫眉筆的殖民地／雙唇一圈是口紅的地域／我高興我的筆／不畫眉毛也不塗唇」〔殖民地〕，

『地域性』／每一次看到這些字眼／被殖民過的悲愴又復甦」。在〈耳環〉第一段及最後一段如是說：「民國二十八年／母親的民族觀念說／耳朵有針洞／才是中國女孩／總有一天／要辨別我們並不是日本人」……「當時十八歲的我／深信母親的話／耳環就是／中國女孩的憑證／台灣光復 那一天／不必檢驗耳朵的針洞／……」陳秀喜雖然用女人的身物來比喻「被殖民過的悲愴」，一般人和陳秀喜一樣，只領會到國家被另一國家統治的殖民意義，不易領會父權社會要女人畫眉、塗唇、穿耳洞也有女人身體被父權體制殖民的意義，當然也不會反對女人以母親的奶香去哺育國家的被殖民的形象了。陳秀喜在〈我的筆〉一詩中較藏著這種雙重被殖民的意義，而〈台灣〉及〈耳環〉二詩則極願意奉獻女人的身物來抵抗國家的被殖民現實，這是女人在雙重被殖民經驗中要兩面作戰的矛盾了。

被冠於超現實主義的女詩人羅英，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戰事〉⁴，頗為有趣地嘲弄了國家的殘酷面，也以荒誕的方式訴說女人最耽溺的愛慾才能使男人從國家的殺伐中起死回生：「一朵玫瑰／將淚水／拋洒在／砲聲起伏的浪濤間」「死者／將他那盛滿月光的頭盔／拋進血的／池沼」「他的眼睛／突然流著野蜂的蜜／流著玫瑰的／芳香」，國家既是勢力範圍的劃分，戰事永遠不完，且是男人們好勇鬥狠、確認自己為男子漢的手段，女人毫無辦法阻止戰事，只好用超現實的方法，丟一朵帶淚的玫瑰去砲聲如浪濤的戰場上參加作戰，結果戰死的男人的雙眼只能以「流著野蜂的蜜、流著玫瑰的芳香」，類似死人頭骨的殘酷又荒誕的影像反戰。以這種雖死亡卻又緊抓蜜和芳香的死人頭骨來調侃殺伐英雄，很貼切地將國家的腐臭與死抓住慾望都展現出來，男人既要野蜂的蜜和玫瑰的芳香，也要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和權力（戰事），最後就只好走入荒誕的矛盾形相——死亡的香蜜和空洞。被冠於後現代的女詩人夏宇，也有一首詩〈姜嫄〉⁵值得再討論，這首詩先引《詩經》〈生民〉頭五句為序，然後說：「每逢下雨天／我就有一種感覺／想要交配 繁殖／子嗣／徧佈／於世上 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像一頭獸／在一個隱密的洞穴／每逢下雨天」「像一頭獸／用人的方式」。我曾經為文⁶說過這詩在歌詠「姜嫄」為中國父權社會生育的大母形象《詩經》〈生民〉本就是一首歌頌周朝開國遠祖后稷之詩，其母姜嫄祈禱後又踩了一個神人的大脚姆趾就生下建立中國父權王朝的遠祖），姜嫄為一個大母的形象，且為父權社會服務：「子嗣／徧佈／於世上 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是不錯的，說她「像一頭獸」本指生育的動物性，「用人的方式」表明女人的生育已被規畫在父權人為的體系下。不過，

這首詩頗強調女人的生殖慾望，再三描寫這種慾望，同時女人先繁殖，才有子嗣立國，有顛倒父權社會以生產 (Production) 先於生育 (Reproduction) 的說法，女人獸的力量雖被人的方式如此限制，卻也是人之起源。從羅英〈戰事〉的嘲諷和夏宇〈姜嫄〉繁殖先於立國，都看得出女詩人對於父權國家的一些如雷貫耳大論述有些不以爲然。

在一九七八年底與一九八七年前後，出現了兩個完全相反立場的強烈的國家論述的女詩人，她們也以這種論述受到不同立場的詩壇的青睞，是女詩人常常疏離政治現象中的異數。現爲秋水詩刊主編的涂靜怡，以〈從苦難中成長〉勇奪國軍文藝第十四屆長詩金像獎，並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六日起在《中央》副刊五天刊出，受到相同立場文友們的欣賞讚嘆，後來又以高雄事件爲主題，再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六日起的《中央》副刊發表〈歷史的傷痕〉長詩，被張秀亞譽爲現代史詩⁷。在一九八七年前後，《文學界》與《笠》詩刊亦出現王麗華的〈政治犯〉、〈他們對著我的窗口演講〉、〈給他一個回不去的故鄉〉等一系列長詩（雖然每一首沒有涂靜怡兩首長，卻比一般詩作長，一系列加起來也超過涂靜怡兩首的長度），並在一九八八年獲得吳濁流新詩獎⁸。

這兩種立場鮮明的有關國家認同的政治詩之出現，當然和台灣七〇年代初退出聯合國一系列的政治社會變動密切相關，涂靜怡的〈從苦難中成長〉完全認同父權國家，覺得中國是台灣人的根，更主張台灣目前的一切都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功勞，她是那種父親的乖女兒，乖到只有認同只有感激的心態，乖到只吃父親給的資訊就心滿意足而呆板地思想：「若問我是誰／我家的廳堂裏／高懸著南昌堂號／和天地君親的神位／那就是我的根」……「若問我是誰／我是問禮於周／聞道於孔孟／在黃河裏濯過足／在洛陽城聞過胡笳的聲音／讀過李白的月光／然後來此開疆拓土的後世子孫」……「我們都敬奉神明／儒、道、釋、耶、回／關公、媽祖和觀世音菩薩／我們的意識裏／有同樣的倫理道德標準」……「你知道嗎／是樹就有根／是草也有根／是河流／無論奔流多遠／都有它的源頭」……「只有悲奮起／看我們中華民族的大智、大勇／氣吞山河／志氣不窮／苦難隨時代到來／也要在我們的時代中推回去」……「爲什麼有人不知珍惜已有的／再推動更大的計劃／邁向更高的理想／當西方人在物慾的河流中沉溺／我們不要學樣……」「……我們不亂發議論／只誠懇有序地工作……」以這樣一種簡化的國家歷史的觀點去提倡偏狹的愛國，使其詩冗長而不易卒讀，也使她以女兒身來捍衛父兄之國顯得幼稚無力。至於她另一首長詩〈歷史

的傷痕〉更因觀點的簡單幼稚，在今天許多被禁的資料出現以後，完全沒有閱讀的價值，這不見得是立場太右的問題，而是只抱立場未能與真實複雜的歷史或生活切磋之故，自然她的愛國論述對社會就會失影響力，甚至被權力系統轉換為新一代的父權國家所唾棄和嘲笑，這會是父親死亡後乖女兒困窘的處境。

王麗華發表的一系列以政治事件為題材的詩作，所採取的策略就比較有趣，她避開立場的教條化及女兒身，尤其是避開女兒身，以全知客觀（男性所強調的視野）及男性對男性的聲腔發言，造成一種模倣父權政治的誇張男聲，達成嘲弄和諷刺的效果。舉〈他們對著我的窗口演講〉為例：「他們對著我的窗口演講／那時我正好搓完五圈麻將／方城之戰剛熱鬧鬧登場／忽然如雷的音浪一波波蓋過洗牌的聲響／我說他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他們對著我的窗口演講／那時我正和愛人轟轟烈烈肉搏戰／六尺見方的戰場幾乎支撐不住衝擊的力量／忽然如潮的音浪一聲聲越過了愛人要死要活的叫床／我說他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他們對著我的窗口演講／那時我正高居十層大廈的頂端／面臨閃亮的幃幕玻璃窗考慮要不要遞出信用狀／忽然貫耳的音浪一陣陣截斷了我的思想／我說他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他們對著我的窗口演講／那時我正擠在爆滿的公車上／狐臭汗臭以及一對噴火的乳房緊緊追擊我可憐的鼻樑／忽然倒海的音浪一卷卷扭曲了裝模作樣的臉相／我說他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撇下到手的雙龍抱／輕攬愛人的小蠻腰／拋開節節下降的股票／殺出層巒疊嶂的手脚／避過軍警十面埋伏的街道／我躲進一家臨場的咖啡館／在烏煙瘴氣中攝集一切的狀況」

「他們依舊對著我的窗口演講／演講演講演講 演講演講演講／演講戳破一個我迷信四十年的天方夜譚／演講揭露許多魔毯之下的蟲虺魍魎／演講隔空血淋淋摔過來一個破產的信仰打得我迷迷惘惘／忽然悽慘的音浪一排排竄向大街小巷／我說我終於知道他們在搞什麼名堂」。原來在舊秩序過得不錯的一男子，既搓麻將消遣、又跟愛人做愛，還投資股票，有時擠擠公車，卻隨時隨地被「他們的演講」干擾，表示「他們」已聲勢浩大，使這位男子（作者所諧擬的我）終於被吸去聽演講，然後懷疑起舊秩序、舊信仰，立刻目睹了國家鎮壓的悽慘現況，終於夢醒般知道國家出了問題。這種避開女兒身直接發言，諧擬（Parody）男聲的寫法，不但如實地將台灣八〇年代政治反對運動多為男性聲音描繪出來，是父權之國父與子們的鬥爭，儘管子常被鎮壓，聲浪已足以蓋過父的舊秩序，一位乖子開始接受新思想、嚮往新秩序。有趣的是在肯定新思想、新秩序的同時，這種諧擬

男聲的作法，無意中使王麗華流出父權王國的爭戰和正義與夢醒，還都是男子們的遊戲，適合男子聲腔。若以女兒身完全認同的發言，即會掉進前述涂靜怡長詩中天真幼稚的困境中，彌補了王麗華有些政治詩立場一面倒的不足。 ■

註釋

- 1.大致查過三十位女詩人，只有下面要講到的涂靜怡和王麗華為例外。
- 2.胡品清之詩見於《玻璃人》（學人文化、一九七八、台中），蓉子之詩見於《這一站不到神話》（大地、一九八六、台北）
- 3.陳秀喜《嶺頂靜觀》（笠詩刊社、一九八六、台北）
- 4.羅英《雲的捕手》（林白、一九八二、台北）
- 5.夏宇《備忘錄》（再版自出，一九八六、台北）
- 6.李元貞《台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觀》（中外文學三月號、一九八九、台北）
- 7.涂靜怡《從苦難中成長》（水芙蓉、一九八〇、台北）、《歷史的傷痕》（秋水詩刊社、一九八〇、台北）
- 8.見《台灣精神的隱喻——混聲合唱》（笠詩選、春暉、一九九二、台北）

請即刻訂閱

♀ 婦女新知

一般訂戶一年600元

贊助訂戶一年1200元

劃撥帳號11713774

現在訂閱並註明為島邊讀者，就送愛的禮物！

APPLE 93